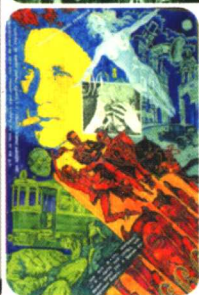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主译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布尔加科夫 中短篇小说选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

中短篇小说选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著

周启超 选编

图文编纂 周启超 梁坤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著; 周启超选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图文链接读本 / 盛宁主编)

ISBN 978-7-5059-4866-2

I. 布… II. ①米… ②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

—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884 号

书 名	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编 者	周启超选编
图文编纂	周启超 梁 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彭旭东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4866-2
定 价	25.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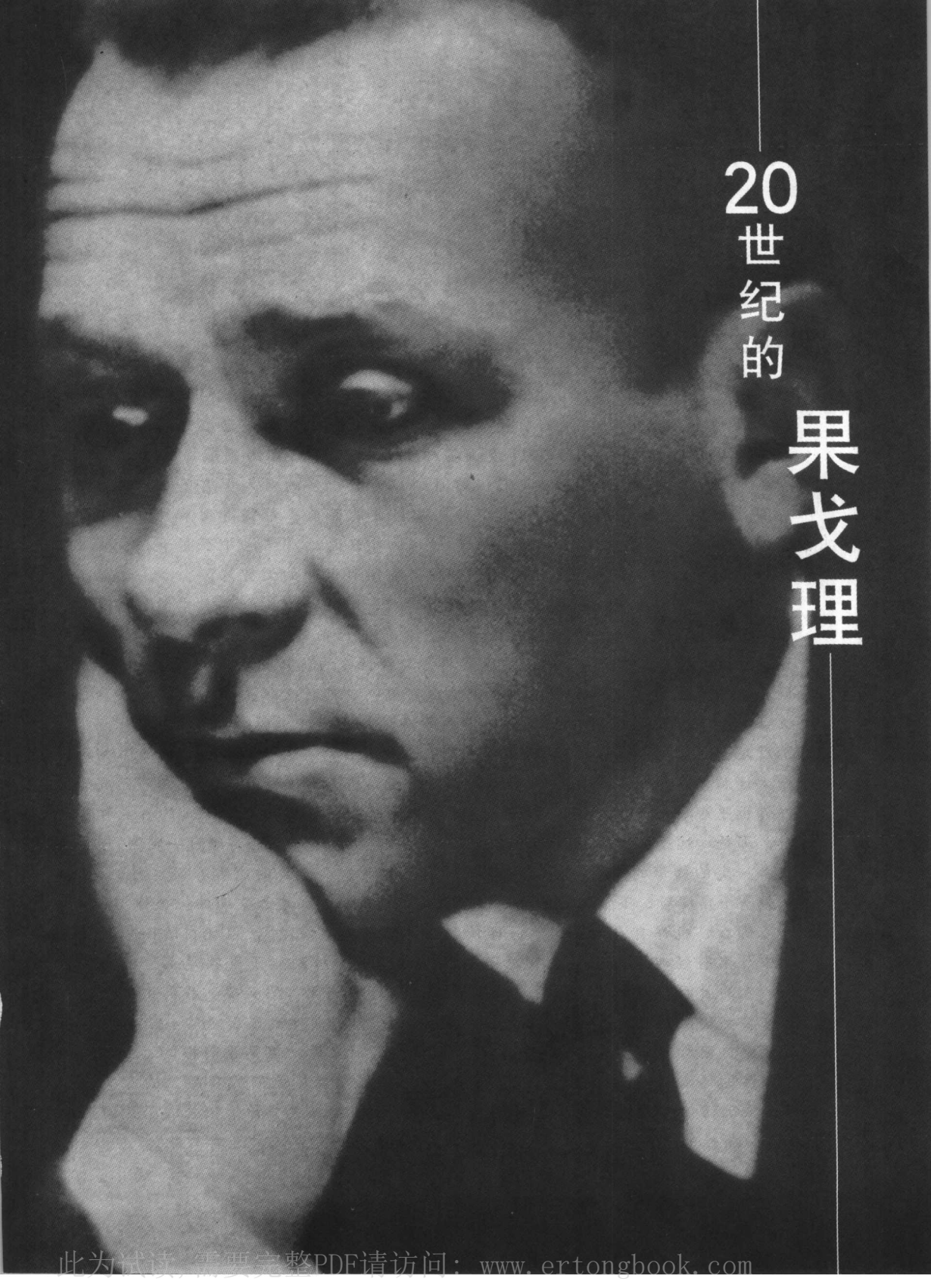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主 编 盛宁
副主编 冯季庆 嫣雨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20
世
纪
的

果戈理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序

盛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选编者序

周启超

有人说，理想的文学应当“既是现实主义的显微镜，又是象征主义的望远镜”。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文学创作就堪称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抑或兼而有之，姑且存而不论。纵观这位作家的文学遗产，有一点已属举世公认：他对现实生活之精妙绝伦的“显微”艺术，他的故事文本中那丰厚凝重的“象征”蕴藉，的确达到了经典的品位。

这种显微与象征，在饮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获得了最为集中最为成熟的体现。在诸如《魔障》、《孽卵》、《狗心》这样一些篇幅较小的故事中，也有精彩而独出心裁的展现。尤其是对形形色色的“孽卵”之多姿多彩的写照，着实耐人寻味，令人扼腕。

孽卵，孽生之卵，是造孽之恶果，也是造孽之发端。恶，丑恶，罪恶，邪恶，尤其是邪恶，成了布尔加科夫极力鞭挞的重点对象。孽卵便是布尔加科夫笔下种种邪恶的化身与象征。那个出任火柴材料中心站长，个头奇矮、肩膀奇宽、“脑袋活像一个巨大的鸡蛋模型”，“只会大声叱责、动不动就要开除人家”，竟将可怜的文书迫害致死的昏官卡利索涅尔，便是一种孽卵；那个浅薄无知、狂妄专横、急功近利、贪婪、盲目、蛮干，连鸡蛋和蛇蛋也分不清，就要在一个月之内振兴共和国养鸡业，结果“孵出”大量蟒蛇，造成巨兽横行，殃及四乡，危及京城的人为灾难的国营农场经理罗克，更是一种孽卵……在这里，布尔加科夫让讽刺文学的锋芒直射苏俄的妖孽！

然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孽卵并不止于罗克、卡利索涅尔之流，那个“脑袋硕大得过人，其形状颇像一个推轮”、以其“天才的右眼”而发现了“奇诡的红色光束”的著名动物学家、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教授，何尝不是那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直接肇事人”？这其中的“蜕变”与“裂变”，“变性”与“异化”，不是也发人深省吗？科学

发现之箭一旦失控之后，人类将如何生存？失落了人道主义目标的“赤裸裸的”科技进步，在给人类造福之同时，会不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学者的智慧甚至科学本身的运行一旦脱离开道德生态轨道，又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收拾的悲剧景观？看来，布尔加科夫用心写照的“孽卵”，不单指邪恶之人，还涉及邪恶现象，他将果戈理笔下的怪诞文学弘扬开来，他不仅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小人物在专制与极权的“魔障”中如何被毁掉，而且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型的、怪诞的因而能量巨大的“孽卵”——诸如对科学技术的粗暴与迷信，对自然法则的践踏与僭越，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狂热”与“冒进”——予以及时的捕捉与超前的抖搂。

布尔加科夫对孽卵的显微，不仅仅基于一种对当下现实病态社会的忧患意识，而且还立足于那种放眼于全人类命运的更深远更博大的“终极关怀意识”。众所周知，“卵生情结”乃是整个宇宙创生的隐喻与象征。据专家推论，中国的盘古在“天地混沌如鸡子”中孕育，印度的梵天大神在金蛋中产生，希腊的宇宙大神之子与其母也产下大鸡子才造出了大地……整个宇宙的创始也是一段只不过放大了的一些卵生故事。《神话寻踪》，廖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布尔加科夫之所以对形形色色的“孽卵”如此关注，既是同他生活与创作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相关联的，更是与他对新世界对新社会对新人的理想相关联的。在“生命之光”、“新的生命之光”被“不可替代”的“天才”发现之际，在大大小小的罗克们、卡利索涅尔们——粉墨登场成为新世界的主人之际，布尔加科夫这类奇诡的故事乃是“机智巧妙的”（高尔基语）的警世之作！这里有形而下的讥讽，更有形而上的思虑。如今，会心的读者自可从这些故事中识读出那股强烈的反乌托邦的意味。还是布尔加科夫的一位同时代人的阐述一针见血：“活生生的文学，依靠的不是对昨日的回忆，也不是对今天的描写，而是对明天的意识。这是爬到桅杆上的水手，——可以看到远处的沉船、冰山、贼船，那是在甲板上还看不清楚的。”“如今在文学中，需要那种坐在飞机上站在轮船的桅杆上的广阔视野，需要提出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为了什么？将来会怎样？’”（叶·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熵及其他》，载《叶·扎米亚京文集》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

布尔加科夫正是这样一位关注着“远处的沉船、冰山、贼船”的水手。

布尔加科夫正是以其魅力独具的故事在诉说着一些“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

布尔加科夫的文学世界正是那种既“显微”又“望远”的、活生生的文学胜境。

目 录

魔障 001·····	周启超 译
孽卵 045·····	周启超 译
吗啡 133·····	周启超 译
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 173·····	周启超 译
一条绣着公鸡的毛巾 193·····	何芳 译
红色冠冕 211·····	李冬梅 译
回忆 221·····	李冬梅 译

魔 障

周启超 译

一、二十日发生的事

在那个年月里，所有的人都在从一个单位“跳槽”到另一个单位，柯罗特科夫同志却在“火材中基”（火柴材料中心基地）踏踏实实地当一个正式在编的文书，已在这里供职整整十一个月了。

在“火材中基”安顿下来适应一段之后，温存、文静、头发淡黄色的柯罗特科夫完全摒弃了这样一种成见，即在这人世间还存在着所谓命运的变幻无常，相反，倒是在自己心中培植起这样一种信念：他——柯罗特科夫——将在这个基地供职直至他在这地球上的生命终结。然而，悲哉，结果完全不是这样……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火材中基”的出纳员戴上他那顶令人恶心的、带有耳罩的棉帽，将那张有彩色条纹的拨款单塞进公文包里，就乘车走开了。这是上午十一点钟的事儿。

午后四点半才回来的出纳员整个人都被雨水淋透了。赶回来之后，他先是把棉帽上的雨水抖了抖，把棉帽放在桌子上，再把公文包放在棉帽上，然后说道：

——请别往这儿挤啦，诸位。

接着，他不知怎么在桌子里摸了一阵，走出了房间，一刻钟过后，他拿了一只偌大的、脖子已被扭起来的死鸡回来了。他把这鸡放到公文包上，用自己的右手按住这只鸡，然后开口道：

——不会有钱的。

——明天呢？——女人们异口同声地嚷起来。

——没有，——出纳员晃起脑袋来，——明天也不会有，后天也不会有。请别往这边钻啦，诸位，要不然，你们，同志们，都要把我的桌子给掀翻啦。

——怎么啦？——大家全都嚷起来，其中也有天真的柯罗特科夫。

——公民们！——出纳员用他那副哭腔慢吞吞地说起来，并用胳膊肘推了推柯罗特科夫，——我这可是在提出请求哩。

——怎么能这样呢？——一个个全都叫嚷道，而比所有其他的人嚷得更响亮的，便是这个爱逗笑的柯罗特科夫。

——喏，请看吧。——出纳员声音嘶哑地嘟囔道，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拨款单，将它出示给柯罗特科夫。

出纳员那脏兮兮的指甲所捅戳的那地方，用红墨水斜着书写着这样一行字：

发放。苏鲍特尼科夫同志——谢纳特代。

在其下方，则是用紫墨水书写的一行字：

没钱，伊万诺夫同志——斯米尔诺夫代。

——怎么回事？——柯罗特科夫一人嚷了一声，而其余的人则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直向那出纳员扑过去。

——唉呀，天哪！——那一位张皇失措地抱怨起来，——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的天哪！

他急急忙忙地将拨款单塞进公文包，戴上帽子，将公文包往腋下一夹，挥了挥手中的那只鸡，叫了一声：——请让个道儿！——只见他在活生生的人墙中冲开了一道缺口之后，便消失在门洞里了。

紧跟在他身后，带着吱吱的响声而逃出去的，是那位面色苍白的女登记员，她穿着一双又尖又瘦的高跟鞋，刚跑到门口，左脚上的那只鞋后跟就发出一声咯吱的断裂声而脱落下来。这女登记员打了个趔趄，抬起了脚，脱下了那只鞋。

于是，光着一只脚的她，以及所有其余的人——其中也有柯罗特科夫，便在这房间里滞留下来。

二、产 品

前文所述的那件事发生之后，又过了三天，柯罗特科夫同志在其中办公的那个房间的门稍稍开启了，一个泪痕满面的女人的脑袋探进门来，狠声狠气地说道：

——柯罗特科夫同志，去领薪水。

——怎么回事？——柯罗特科夫兴高采烈地喊了起来，他一边吹起《卡门》序曲的口哨，一边跑进那个挂有“出纳处”门牌的房间。到了出纳员的办公桌跟前，他收住了脚步，但大张着嘴。由一叠叠黄色纸盒所垒起的两根大柱子，直堆到天花板上。为了不回答任何发问，汗涔涔的、兴冲冲的出纳员用图钉把拨款单嵌在墙上。如今，在这张拨款单上则出现了用绿墨水书写的第三条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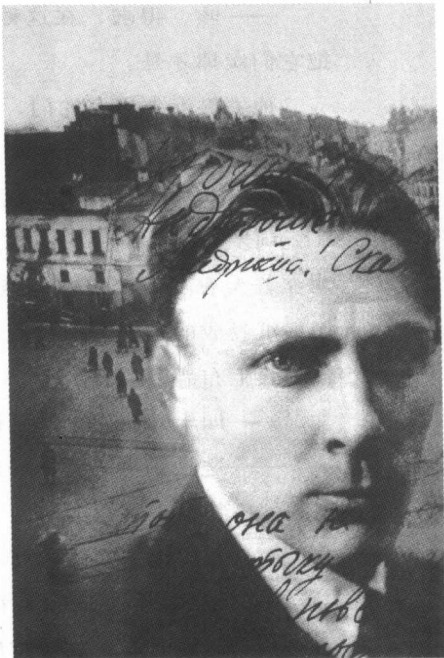
分发产品。

鲍戈雅甫连斯基同志——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代。

同意——克舍辛斯基。

柯罗特科夫从出纳员那儿走了出来，咧着嘴傻笑着。他手里抱着四大包黄色的，五小包绿色的，衣兜里呢——还揣着十三盒蓝色的火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一边留心听着办公室里惊讶不已嘈杂不清的喧哗声，一边用两张偌大的当日报纸把那些火柴给包起来，他也未对任何人言语，就径自下班回家了。在“火材中基”的大门口台阶旁，他差点儿被卷进一辆小汽车的车轮底下：某人坐着那辆车刚刚驾到。可是，那人究竟是谁，柯罗特科夫一时没看清。

到家之后，他把那些火柴全都摆在桌子上，退后几步，对着它们很是欣赏了一番。那份傻笑一直挂在他的脸上。然后，柯罗特科夫把他那淡黄的头发弄得蓬乱，自言自语道：



“这位从来不肯安逸的杰出作家终生为了人类纯洁的意愿，为了人类应该是理智和高尚的，而且不允许不是这样，而同愚蠢、卑鄙进行了无情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布尔加科夫手里掌握着惊人的武器——辛辣的讽刺、愤怒、冷嘲、尖刻和准确的语言。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武器。而这一武器在布尔加科夫手里从来没有变钝过。”

——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

——咳，得啦，在这种事上真没必要没完没了地沮丧下去。得想法子把它们卖掉才是。

他去敲女邻居家的门，她叫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在省酿酒厂仓库上班。

——请进。——房间里传出闷声闷气的应答声。

柯罗特科夫走进来，惊呆了。提前下班回家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穿着大衣、戴着棉帽，蹲在地板上。她面前摆着一排瓶子，瓶口上插着用报纸卷成的塞子，瓶子里盛满浓浓的红色液体。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脸上布满泪痕。

——四十六瓶。——她说道，向柯罗特科夫转过头来。

——这是墨水吗？……您好，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惊诧不已的柯罗特科夫开口道。

——教堂里用的葡萄酒。——女邻居哽咽了一声，回答道。

——怎么，你们也发东西了？——柯罗特科夫发出了一声叹息。

——给你们的也是教堂里用的酒？——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惊讶起来。

——给我们的——是火柴。——柯罗特科夫用他那有气无力的嗓门回答道，用手拧起上衣的纽扣。

——哎呀，要知道它们可是划不着的呀！——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喊叫起来，站起身来，掸了掸裙子。

——怎么会这样呢，划不着？——柯罗特科夫惊慌不已，冲回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他一分钟也不耽搁，抓起一盒火柴，喀嚓一声就将它拆开，取出一根就划。那根火柴带着滋滋的声响迸出了绿幽幽的火苗，燃断了，熄灭了。柯罗特科夫被刺鼻的硫磺味呛了一口，难受地咳起来。划着了第二根，冒出了火焰，迸出了两个火星。第一个火星溅落到窗玻璃上，第二个呢——则落进柯罗特科夫同志的左眼里去了。

——哎……哟！——柯罗特科夫尖叫了一声，手里的那盒火柴都掉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像那烈马发性子似的，交替着两只脚躁呀，蹦呀，还用一只手掌捂住那只眼。后来，他恐惧地对着刮脸用的小镜子照了照，认定那只眼睛是完蛋了。可是，那只眼睛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的确，那只眼是发红了，并且充盈着泪水。

——哎哟，我的天哪！——柯罗特科夫伤心极了，刻不容缓地从衣橱里取出美式个人急救包，打开那包，将左侧半个脑袋给包扎起来，一下子就活像那在战场上挂彩的伤兵。

这一整夜，柯罗特科夫都没有熄灯，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他就那样一连把三盒火柴都划完了，况且他总算成功地燃着了六十三根哩。

——她胡说，蠢货，——柯罗特科夫嘟囔道，——这可是一些好使极了的火柴哩。

及至清晨，房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硫磺气味。拂晓时分，柯罗特科夫沉入梦乡，做了一个很荒唐而又可怖的梦：仿佛那是在一个绿茵茵的草地上，在他面前冒出了一个偌大的、长着两条腿的、活人似的弹子球。这景象太让人恶心了，弄得柯罗特科夫叫喊起来而惊醒过来。在朦朦胧胧的晨雾中，有那么大约也不过五秒钟的光景，他好像还觉得，那球就在眼前，就在床边，非常浓烈地散发着硫磺味。可是后来这一切全消失了。柯罗特科夫翻了个身过后便睡着了，就此再也没有惊醒。

三、秃头来了

次日早晨，柯罗特科夫稍稍推开绷带，确信他的那只眼睛差不多痊愈如初了。然而，过于谨小慎微的柯罗特科夫还是决定暂时不把绷带拆下来。

他这天上上班可是迟到了许多，但狡黠的柯罗特科夫为了不招引下级职员中某些人的闲言碎语，径直奔往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一眼就瞥见桌上有一纸公文，那是供应科科长写给站长的报告——请示是否给女打字员们分发全套制服。柯罗特科夫用右眼通读了这份公文，拿起它，就沿着走廊向站长切库申同志的办公室走去。

就在那个办公室的门口，柯罗特科夫撞见了一个陌生人，其人的那副模样可是着实让人惊诧不已。

这个陌生人的个头是如此之矮，仅仅能够到高个子的柯罗特科夫的腰部。不过，这个头上的缺陷算是由这陌生人那异常宽阔的肩膀得到了补偿。四四方方的身躯架在两条歪歪斜斜的腿上，况且那左腿还是瘸的。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脑袋。这脑袋活像一个巨大的鸡蛋模型，它横卧在脖颈上，其尖头朝前。它也像鸡蛋那样光秃秃的，而且是那样的闪闪发亮，以至于在黑暗中，这陌生人那儿像是总有一颗小电灯泡在闪光。这陌生人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布尔加科夫，
(1859-1907) 神学教授，作家的父亲。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布尔加科娃，
(1869-1922) 作家的母亲。



那张小脸蛋儿直刮得发青，一双绿幽幽的、像大头针尖那么小的眼睛，坐落于两个深深地凹陷下去的眼窝中。这陌生人的上身披着一件——由灰色的被单缝制而成的——弗伦奇式¹军装，这军装敞开着，那件小俄罗斯²式绣花衬衫从这军装里露了出来，他的下身穿着也是由同种布料缝制的短裤，脚上套的则是一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骠骑兵穿的那种矮勒口的开口靴。

“瞧这鬼模样。”——柯罗特科夫心里过了一遍，就匆匆地朝切库申的办公室那边奔去，一心想从这秃头身边绕过去。可是那一位完全出乎意料地挡住了柯罗特科夫的道。

——您要干什么？——秃头用那样一种嗓门冲着柯罗特科夫发问，弄得神经质的文书不禁打了个哆嗦。这嗓门活像那铜盆发出的声响，而且独有这样一种音色，它使得每一个听者听到它发出每一个词语那会儿都有这么一种特别的感觉，仿佛是那粗糙扎人的金属丝沿着脊柱直插下去。此外，柯罗特科夫还觉得，这陌生人的话语透出一股火柴味。目光不够远大、生性不识时务的柯罗特科夫却并不把这一切放在眼里，而做出了无论如何不该做的举动，——他生气了。

——嗯哼……真够奇怪的。我这可是来送公文的……那么，敬请奉告，您是何许人也……

——您倒是看见这门上写着什么没有？
柯罗特科夫朝门上瞥了一眼，看到了